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後漢

孝桓皇帝

〔庚子〕延熹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自知不免遣三子歸

鄉里幼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基茲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為

鄼城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良吏聞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于

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

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業專精經學積十

餘年梁冀既誅大赦天下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

感旁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

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

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燮後為議郎擢河南尹卒於位

單超卒劉友益書法超宦者書卒病漢也故削其官賜超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

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

兩墮

章懷注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

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宰較集覽

辜罪較與權通專也言已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

左伯兄為河東太守皮氏長趙岐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炫為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

唐死遇赦乃敢出趙岐字邵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遇難故改名字孫嵩字寶石北海安邱人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先是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

段熲擊破之至是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熲軍熲下馬大戰至

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

日遂至積石山

注見前

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是年冬羌圖允街類

又破之允街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番縣允音鉛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時泰山賊勞丙等復叛其黨叔

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字叔都南陽安樂人討之未服規到官廣設方

略寇賊悉平

〔辛丑〕四年夏四月以劉矩

字叔方沛國蕭人

為太尉

黃瓊免以矩代

初矩為雍邱令以禮

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

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秋七月減百官俸資

集覽或本作貨音待從人求物也

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九月以劉寵

字榮祖東萊牟平人

爲司空

寵嘗爲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

被徵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郡縣事也

他守時

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

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冬諸羌復叛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先是零吾羌與先

零諸種寇三輔至是復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

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

作左校

後西州吏民守關爲頑訟冤會羌益熾乃復以熲爲校尉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涼岐年五十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

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且臣觀郡將已數詔

以皇甫規爲中郎將監關西兵擊羌破之

明年春沈氏羌寇張掖酒泉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

者十三四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萬餘口皆詣規降庵廬庵草屋廬寄舍

也

〔壬寅〕五年冬十月以馮緄爲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時長沙零陵

漢縣今屬湖南

衡陽道

賊起攻桂陽

後漢郡治郴今湖南郴縣是

等郡遣御史中丞盛修討之不克艾縣漢縣

故城在今江西修水縣

賊遂焚燒長沙寇益陽

漢縣今屬湖南湘江道

零陵蠻亦叛至是武陵蠻寇

江陵南郡太守李肅棄城走

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變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逃遁之人乎

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

乃以太常馮緄討之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

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

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

字世叔汝南南頓人

與俱十一月至長

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四千級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緄推功于奉

薦以為司隸校尉而緄上書乞骸骨不許

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意奏緄將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

案尚書令黃備議以為無罪明年長沙賊復起攻桂陽太守陳奉破降之緄遂坐免

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持節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

惡絕宦官不與交通于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

疏自訟

略曰臣前奏李翁等五臣支黨半國交構豪門競流謗云臣私報諸羌謝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何遺匈奴

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

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

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不聽遂論

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卯】六年冬十月上校獵廣成

苑名在河南
臨汝縣西

遂至上林苑

陳蕃上疏諫曰

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戾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以
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
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十一月以周景

字仲饗舒
人榮之孫

爲司空

劉寵免
景代

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

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于是
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爲度遼將軍皇甫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初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
錮規薦之前後七上乃拜武威太守至是規復徵爲度遼將軍到營數月
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

尙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

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
漁食百姓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
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尙書事黃門
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闕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詆毀之。穆素剛憤，慙發疽卒。穆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

立節忠清，追贈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諡爲文忠先生。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甲辰〕七年春二月，邳鄉

章懷注：即周承休侯國。承休，注見前。

侯黃瓊卒。

諡曰忠。

瓊卒，四方名士

會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于家，徐穉從之，諮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

交。至是，往弔，進爵哀哭而去。

穉常于家，豫炙一雞，以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家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用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醢酒。

畢，留謁去，不見喪主。

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穉子也。于是選能言者茅容。

字季偉，陳留人，輕

騎追及，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

以語諸人。郭泰曰：穉子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

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

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洛陽，符融

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師事李膺，不仕終。

一見嗟異，因以

介于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

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

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我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

或勸之仕。秦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秦感悟曰：敬拜斯言，以爲師表。秦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因以成名者甚衆。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遮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秦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食，母餘半皮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秦曰：

郭林宗猶減三牲之膳，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吾友也。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字叔達，荷甌墮地，不顧而去。秦見問之，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秦知其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仇香，字

季智，至行純嘿，年四十爲蒲亭長，勸人倫孝行，嘗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逸，署

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嘗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逸，署

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聞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逸曰：枳棘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使香入太學，符融勸以交結，香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秦就房謁之，嗟歎，起拜牀下，曰：君，秦之師，非秦之友也。陳國童子魏盼，請於秦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願給灑埽，秦許而善之，自餘或出于居沽卒伍，因秦獎進，並以成名。

秋九月，荊州刺史度尙博平，山陽湖陵人。擊桂陽艾縣賊平之。先是，陳奉破

桂陽賊李研而餘黨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至是合艾縣賊復叛，尙募諸

蠻夷進擊之，破其三，多獲珍寶，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乃宣言兵少

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

尙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營莫不涕泣。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

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尙敕

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

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封右鄉侯

冬十月帝如章陵

十二月還宮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

從事胡騰

字子升桂陽人

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

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為

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

太微宮五星是為郎位

入奉宿衛出

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于是乃止

〔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

本楚邑漢置縣唐曰真源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

祠老子

大康

地記苦縣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賴一作厲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

貪婪累賊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于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

任給使省闔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冤惡自取禍滅覽知

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

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秉使對

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

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續因奏左悺

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賊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字伯祖中安國人輸作左校宛陵宛當作苑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新鄭縣羊元羣罷北

海郡賊汚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

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爲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

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猶強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

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字季節廣陵人爲議郎秉爲人清白寡欲嘗言我有

三不惑酒色財也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得裂土傳爵嬖女

宄食傷生州郡賄賂公行民愁鬱結去入賊黨貧民或賈首級以要賞陞

下又好微行近習暴縱惟遠斥邪佞政和災弭矣拜爲議郎

桂陽賊攻零陵度尙擊斬之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

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復反攻零陵太守陳球拒之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

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多尙時徵還京師

詔以爲中郎將討擊斬之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又破之賊復還荊州至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楊璇所平張磐字子石丹陽人楊璇字機平會

程鳥人

閏月段熲擊西羌破之。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

日不戰虜遂敗散封熲都鄉侯。明年春正月當煎諸種復反熲又大破之西羌遂定。

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

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暢先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張敞諫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學求姦未若禮賢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

深納其言于是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大行。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李膺上不許。

八月初斂田畝稅錢。

九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

融之孫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

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

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

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等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

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

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

官皆鞠躬屏氣沐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廢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以劉寬

字文昭弘農華陰人

爲尙書令

寬由東海相徵拜尙書令未幾出爲南陽太

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九年春正月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禮者所

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

以文罽

毳布也織毛爲之

壇飾淳金鈿器

以金飾器之口也

設華蓋

之坐用郊天樂

殺南陽太守成瑨

字幼平弘農人

太原太守劉瓚

字文理高廬人

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

密

川字周市，潁陽城人。

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于

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為尙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

仲進伯武，植之字，仲進福之字。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

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

前見

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

公字

孝，南陽人。

為功曹皆使之褒善糾違悉心聽政

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但農成瑨，坐臈。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

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彪嘗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

人養子者以百數曰：此買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買。

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

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宛

有富賈張汎

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以遺中官，因得顯位。

恃勢縱橫睚眦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

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

之于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瓚帝大怒徵下獄有司

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

字元節，山陽高平人。

為督郵郡官，監屬縣。侯覽家在防

東

後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

殘暴百姓大起瑩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瑨

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

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于是宦官訴冤帝又

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

字叔盛

共諫請四人罪帝不

悅茂不敢復言蕃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

臣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令

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寒近習與政之源引

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

疾蕃彌甚輒以詔譴襄楷

襄氏魯莊公子襄仲之後以諡爲氏楷字公矩平原縣陰人

上疏曰劉瓚成瑨志除

奸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

太深如今日者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

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

魏志浮屠正號曰佛陀與浮屠聲相近轉爲二

言以華言譯之則曰淨覺

之祠黃老清虛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

陳濟正誤曰沙門受

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莫再宿即不三宿之意也

不欲久生恩愛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

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時帝

篤好浮屠術由是其法浸盛故楷及之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瑨

瓚竟死獄中岑旺逃竄獲免

旺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要君致毀自遺其咎吾何容隱之乎後

睡終于江夏山中

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爲司隸收捕逢宥

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請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陰情惜己自同寒蟬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是乃服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遁逃不獲皆懸金購募陳寔

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白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于是諸人皆不祭陳蕃復上書極諫

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

附黨也臣昔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時徵張奐爲大司農鮮卑聞奐去招結南匈奴

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九郡諸羌亦共寇武威張掖乃復拜奐爲中

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皆降

惟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

石槐不肯受而寇鈔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各部從上谷以西

至烏孫、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丁未」永康元年夏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

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諤

字叔智、魏郡人、

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民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

李膺等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陛

下稷鹵

通與契

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

即謂

也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諶亦表請帝意稍

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甫曰卿等

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

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

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

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

府禁錮終身

榜候諸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

通還初詔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兗魯豫徐兗豫

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

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娶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冬十二月帝崩

年三十六，葬宣陵，在洛陽縣東北。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既立，

御見甚稀，惟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

在今直隸安國縣。

侯宏

肅宗子，河間孝王開之曾孫，祖淑，父冀，世封解瀆亭侯。

詣京師，竇武召侍御

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宏武白太后以儵持節奉迎宏

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

〔戊申〕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尉，與司徒胡廣參錄

尚書事。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蕃移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

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

是為孝靈帝。

追尊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愼園。

章懷注：在潁州樂壽縣樂

壽故城在今直隸獻縣。貴人。

夏六月，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

漢縣，今屬山西新絳縣。

侯。

盧植

字子幹，涿郡人。

說武宜辭大

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

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未嘗轉盼厭敬之。